株洲日报
2026年10月24日
星期六
3
专 版
责任编辑:罗玉珍
美术编辑:曹永亮
校　　对:张　武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九十年回望:一条用信仰铺就的路

编者按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那场远征,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用血肉与信念丈量出来的。本期专版,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封,将目光投向长征队伍中几位不同侧面的亲历者,他们都是株洲的英雄。

这里有临危受命、在湘江血战中死守渡口的张经武;有率部逢山开路、强渡乌江,并在茫茫草地中亲尝百草为大军寻粮的参谋长左权;也有将青春定格在湘江后卫阻击战中,从书生淬炼为钢铁战士的蔡忠。此外,在茶陵老红军刘永珍留下的那几封泛黄家书中,读者能触摸到一名普通指战员对家人的深情与随时准备为国赴死的决绝。

是什么支撑着他们走过绝境?是对信仰的绝对忠诚,是对民族复兴的无限渴望。希望这些带着历史体温的文字,能带领读者真切感受那段峥嵘岁月里闪耀的人性光辉。

勇当长征先锋

——土地革命风暴和根据地建设篇

面对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进行了伟大的长征。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

左权担任红一军团参谋长 逢山开路

自1934年10月起,左权一直在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任参谋长。长征中,红一军团担负着非常重要的战斗任务。

左权参与指挥红一军团担任前卫,连续突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12月25日,攻占贵州施秉城的战斗由左权统一指挥。左权又协助指挥了红一军团强渡乌江、攻占遵义。遵义会议期间,左权曾短暂主持过红一军团的工作。左权听了遵义会议情况的传达后,兴奋得彻夜不能入眠,他含着热泪对聂荣臻说:"中国革命有希望了!"1935年5月,红军到达泸沽,左权率红二师五团一部和军团侦察连向大树堡前进,担任佯攻,以保证我军主力经冕宁北进,从安顺场抢渡大渡河。最终中央红军主力全部通过泸定桥,甩掉了尾追不舍的国民党中央军。

部队在懋功达维镇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军委决定将红一军团改编番号为第一军,左权任军参谋长。不久红一军被编入右路军,担任前卫的红一军奉命最先过草地。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等随右路军行动。左权一再向部队强调,要坚决保卫党中央和中央首长安全渡过草地。左权与同志们一起亲尝百草,找出30余种可食的野草和野蘑以作大部队充饥之用。

过草地后,党中央将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突破腊子口天险,左权为红军陕甘顺利会师立下大功一件。直罗镇一仗歼敌一个师一个团,左权不但参加了战斗指挥,还在总结直罗镇战斗的经验会上发了言。不久,他代理红一军团长,率领这支中央红军的主力,参加了东征、西征等战役。

耿飚带领红四团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主力红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是开路先锋。红四团代号为"勇",团长耿飚。红四团的任务是带领指战员扫清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始终与中央纵队保持一天的距离。耿飚与杨成武率领红四团,先后突破蒋介石部署的三道封锁线。

湘江是蒋介石为红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在这里部署了重兵。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出了分两路强渡湘江的命令。耿飚率红四团迅速抢占左翼阵地后,又星夜奔袭赶到60里外的觉山铺,布置起一道防御阵地,以阻击敌人的重兵追击。红四团以一团之力打退了敌人15个团的轮番冲锋,战斗异常惨烈。以总政的名义发来的电报里,要求红四团在这场"胜负关系全局"的战斗中,"人人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中央军委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全部通过封锁线……"。

危急中,军团保卫局局长罗瑞卿赶到了红四团耿飚的指挥阵地。当时耿飚正打摆子,高度的紧张和连续几天的战斗让他十分虚弱。耿飚裹着毯子,握着一把马刀,浑身颤抖地站在他的指挥位置上,一直坚守到中央纵队安全渡过了湘江。五天五夜的湘江血战,是红军撤离根据地以后打得最惨烈、损失最大的一仗。此时,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万6千人,锐减为3万多人。这惨痛的一页,让耿飚始终难以忘怀,他在回忆录中说:"湘江战役是教条主义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败,它促使红军指战员必须考虑党的领导权问题了。"红军进入贵州境内后,他率部在江界渡口强渡乌江,首夺天险娄山关,为中央纵队和大部队开辟前进通道。毛泽东同志曾就此事写信表扬耿飚。

杨得志率领红一团 为中央纵队长征开辟道路

从1934年10月起,至长征结束,杨得志始终担任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简称"红一团")团长,率领部队担负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任务。他率领红一团将士血战湘江,率先突破乌江天险,确保主力部队顺利过江。

1935年5月21日,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地区分兵两路北进,杨得志奉命带领一营夺取安顺场渡口,指挥由一营营长孙继先组成的17人渡河奋勇队,分两批成功强渡大渡河,杨得志带着重机枪乘第三船过河。红一团在大渡河绝地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开辟了一条道路,粉碎了蒋介石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企图,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之后,杨得志率领部队翻越夹金山,穿越毛儿盖,攻打直罗镇。凡生死之地,危急之时,红一团必创奇迹,夺头功,化险为夷,峰回路转。红一团和杨得志之名由此而大振,被誉为"长征第一功"。

本文转自"史志株洲"公众号
来源:《中国共产党株洲简史》

珍贵的红色家书

谭苗玲

说起"传家宝",人们总会联想到"镇宅之宝"。而我们家的传家宝,是一只小小的上了年份的木箱子。里面装的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只是我太爷爷刘永珍的几封家书和几枚奖章。

1

我的太爷爷刘永珍,生于1913年,茶陵县尧水乡人。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8月随红六军团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参加了龙家寨战斗、陈家河战斗、著名的百团大战和细腰涧战斗等。南征北战,九死一生。历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政委、湖南省军区军法处副处长、吉首军分区副政委等职。1960年晋升为大校军衔,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荣誉。1999年因病在长沙逝世,享年86岁。

"全家好!见字如晤,近日家中可好?为了粉碎日军的'囚笼政策',我们部队一直坚守在前沿阵地,已经投入紧张激烈的战斗三天三夜了,这期间我们部队没有一个人睡过一个安稳觉,没有一个人喝上过一口热水。有打仗就有牺牲,如果我牺牲了,请你们一定不要伤心,不要流泪,而是应该自豪。自我参军的那一刻起,我早已将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国家,交给了党,如果我的牺牲能够为谋全中国人民之解放,换来中华民族之复兴,这是无比光荣的事情。勿念!刘永珍于灵丘县东河南镇覆。一九三八年十二月。"

这是我的太爷爷刘永珍自1933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离开家乡茶陵后寄给家里的第一封书信。1938年日军在中国诱降蒋介石的同时,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华北地区武装壮大的共产党,并实施了"以铁路为柱,以公路为链,以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可以想象,在那交通不便、物资相对匮乏的战争年代,不要说电话,连书信都是一种奢侈,可见它多么弥足珍贵。

2

"安:今日天色已晚,到达总兵营时,村里的商铺都是关着门的,我们部队经过两个多月的宣传发动和军事清剿,取得了振奋人心的战绩,随着当地群众觉悟的日益提高和剿匪斗争的不断深入,土匪即将土崩瓦解,回家指日可待。勿念!父湘西覆。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日"。

这是我的太爷爷刘永珍写给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的信。从陕北"反顽"斗争中编织的一双双草鞋,到晋绥反"围剿"用硬竹条编织的草帽和席子,再到百团大战对日军桥梁和通信网等重要技术性设备的彻底摧毁,再到湘西"剿匪"一捆捆集束的手榴弹,最后到家长里短、牵肠挂肚的嘱咐,这珍藏的每一个汉字,都在诉说着一个军人所面临的是何其艰难,革命旅途是多么的惊险。"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其实,您的每一封书信不仅仅是寄托思念、频报平安的信息,更是细腻情感在一张纸上的真情流露。您的书信不仅仅是对理想信念的宣言书,更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想追求。

"全家好!思念如风,自别离,未停歇;相思似杨,飘满城,尽飞絮。吾甚是挂念,待春暖花开,再回家团圆。勿念!父长沙覆。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崽崽,你老爷爷又要回家团圆了!"爷爷奶奶异口同声地对我说道。我的太爷爷,从军30年都没时间回老家,退伍到地方工作之后,只回过两次老家。已是耄耋之年的他,特意在信里交代说待春暖花开再回家团圆,这个喜讯让我的爷爷的皱纹里蓄满笑意,就连我奶奶的举手投足都带上了轻快的节奏。

3

"咫尺河山千里隔,一封家书半年牵。"每次拿起书信,睹物思人,总能引起我由衷的崇敬之情,掀起一场抹不去的红色记忆。我太爷爷的每一封书信都饱含着岁月沧桑、真情实感,书写着他的心意。这不仅代表对未来的憧憬,更代表着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这种精神必将名垂青史,万古流芳。

就像他信里说的那样:"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战场上即使面对危险和死亡,与敌人厮杀流血流汗,我们一定要从容、坚贞"。

我的太爷爷,虽然生命停止在新世纪前夕,但是音容笑貌一直活在我们的心里。他的每一封书信都是开启我们血肉深情和家族基因密码的"总钥匙"!给予我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指引。作为老红军的后辈,我们一定会珍藏这些家书,加倍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学习老一辈不屈不挠、坚忍不拔的革命精神。

张经武与军委教导师的长征往事

廖雄斌

张经武在延安陪同毛泽东和美军观察团看军事表演

张经武中将,湖南省炎陵县人。读过师范、读过军校,在国民党军队任职期间通过地下党组织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党革命年代少有的能文能武的年轻干部。其革命生涯中受到党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的器重和重用。他策反国民党将领宋哲元打响抗日第一枪,和平解放西藏扎根高原15年的巨大贡献被广为传颂。然而,长征路上的张经武却鲜为人知。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局恶化,中央红军即将开启战略转移。为保卫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安全,中革军委紧急下令组建军委直辖教导师,任命张经武为师长,何长工任政委,因何长工在反"围剿"前线作战,命张经武先行到任筹备建师工作。

8月初,张经武接到命令后只带了两名参谋奔赴瑞金19公里外的师部陈村。此时,张经武身边既没有完整领导班子,也没有成建制部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筹建。他率两参谋立即从瑞金、兴国、于都、石城等苏区各县的独立团、游击队中抽调精干兵员组建队伍,经过半个多月的紧张工作,教导师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都先后成立。此时,参谋长孙毅、政委何长工也先后来到教导师,师指挥班子到齐。

8月底,教导师按期组建完毕。全师共6000余人,下辖3个步兵团,每团约1700人,再加师直属机关、警卫、后勤等直属分队。

部队新兵居多、军事素养参差不齐、军纪松散。为快速锤炼战力,张经武亲自带头练兵,时常与基层战士开展刺杀、投弹、格斗比武。他一身过硬军事本领令全体官兵由衷敬佩,迅速扭转部队松懈风气,短时间内将一支杂牌地方武装,打造成纪律严明、能战能守的军委警卫主力部队。

1934年11月底,惨烈的湘江战役打响,国民党三十万大军布设严密封锁线,妄图围歼中央红军。张经武率教导师担负死守渡口、掩护中央纵队渡江的核心重任。面对敌我力量极度悬殊的绝境,张经武沉着冷静、指挥有度。他依据江岸地形与敌情变化,精准部署梯次防御:主力死守渡口主阵地正面阻敌,侧翼部队迂回警戒防敌包抄,剩余兵力贴身护卫中央机关,构建多层纵深防线。

炮火连天、阵地反复拉锯,张经武始终坚守前沿阵地,不避枪林弹雨,实时研判战况、灵活调兵驰援缺口。在连日血战中,教导师官兵浴血拼杀,以血肉之躯死死拖住追兵,为党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及机要物资安全渡江争取了宝贵战机。因作战英勇、指挥果断、圆满完成保卫中枢的艰巨任务,教导师受到中革军委全军通报表彰。

湘江战役过后,红军疲惫转战贵州境内。山路崎岖湿滑、敌军追兵紧逼,部队依旧日夜行军、无法休整。连日劳累与水土不服,让教导师政委何长工突发恶性疟疾,持续高热不退、浑身无力,完全无法步行行军。

军情紧迫,不容耽搁。张经武当即就地取材,用竹竿和被单赶制出一副简易担架,亲自和警卫员一同抬着政委前行。行军途中,他一边要求战士细心照料何政委,一边指挥部队警戒、行军调度中抽出时间来到担架旁看望慰问。

何长工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感慨:"一个红军师长亲自抬我走长征路,真是世上少有,也使我终生难忘。"这件事传遍全师,极大提振了军心士气,让全体官兵更加团结一心、坚毅前行,胜利完成教导师的神圣使命。

(作者系原炎陵县党的建设研究会秘书长)

张经武与军委教导师的长征往事

血染湘江的攸县英烈 ——蔡忠

刘虹杏

蔡忠,原名蔡钟(又名蔡兰阶、蔡中),湖南攸县人,1906年生于攸县莲塘坳山田村,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秋收起义,历任红四军军官教导队党支部书记、红十九军第五十六师政委、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等职。1934年11月,在湘江战役中率部担任全军后卫,浴血阻击,壮烈牺牲。

弃笔从戎出攸县,井冈星火淬初心

蔡忠出身于地主家庭,却早早萌生革命志向。1926年,他从攸县第二高等小学毕业,随即与志同道合者组建"进取社",同年由早期共产党人刘振国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蔡忠与胞弟蔡会文一同受中共中央军事部选派,进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同年9月,他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经历了著名的"三湾改编",被推举为士兵委员会委员。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蔡忠被任命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教导队党代表兼党支部书记,成为井冈山军官教导队的早期骨干。据记载,毛泽东亲自为教导队定下"三不八能"规矩,蔡忠则在龙江书院中负责日常教学与管理,陈伯钧、陈士榘、张令彬等后来赫赫有名的战将,都曾与他共事于教导队。

转战闽西历烽火,赣南苏区立功勋

1929年,蔡忠被派往闽西红军工作。1930年冬,他出任红十二军三十四师一〇〇团政治委员。1933年3月闽西红十九军成立,蔡忠任第五十六师政治委员;同年6月全军统一编制后,改任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代理师政治委员。

在中央苏区,蔡忠率部参加了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他在历次战斗中坚决执行"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屡立战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出发时,蔡忠任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〇二团政治委员(亦有资料记为一〇一团),随后升任师政治部主任兼一〇二团政委。

湘江血战担后卫,绝命阻击铸忠魂

1934年11月底,湘江战役打响。红五军团三十四师奉命担任全军总后卫,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抢渡湘江。蔡忠所在的三十四师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在广西灌阳、全州一带展开殊死阻击。

战斗中,蔡忠负伤,仍坚持指挥。关于他牺牲的具体情形,由于年代久远、战况惨烈,史料记载存在分歧。经攸县档案史志部门多年调查考证,蔡忠在湘江战役中牺牲于广西全州县安和镇文塘村的可能性最大。

多项证据支持这一判断:权威党史资料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人物志》明确记载蔡忠"1934年公历12月3日,在掩护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战斗中牺牲"。曾任红三十四师一〇〇团团长的韩伟中将生前多次向家人讲述蔡忠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经过,2017年韩伟之子韩京京专程赴攸县看望蔡忠后人,确认了这一事实。文塘村当地群众蒋德顺回忆,其父蒋世政在战斗结束后掩埋红军遗体时,发现一位身着呢子大衣的高大军官居中而卧,左右各有三名年轻警卫员,这一特征与蔡忠出身地主家庭、身材高大魁梧的记载相符。

至于陕西富县直罗镇烈士陵园中出现的"蔡中"墓碑,经考证很可能系同名同姓的他人,或为其他红军将士使用化名所致。直罗镇战役牺牲的团以上干部名单中并无红三十四师政治部主任蔡忠的记载,且蔡忠作为后卫部队指挥员,不可能出现在前锋部队的红一方面军中。

英魂长眠湘水畔,浩气永存故里间

蔡忠用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牺牲时年仅28岁。由于湘江战役后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寥寥,蔡忠的牺牲经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湮没无闻,甚至其家人也长期不知其下落。新中国成立后,攸县民政部门在普查革命烈士时,根据早期档案和同乡战友的回忆,确认了蔡忠的烈士身份,其名字被镌刻在攸县革命烈士纪念碑上。

蔡忠的一生虽然短暂,却是从攸县走出去的红军将士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他既是毛泽东早期建军思想的直接践行者,也是长征途中为掩护主力而牺牲的无数英烈中的一员。湘江之水奔流不息,蔡忠的名字与红三十四师的悲壮战史一道,永远留在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记忆中。

本文来源:攸县党史和县志研究室

制图/王玺